

早春历“险”记

□安 谅

明人 纪事



漫画 / 崔泓

疫情和“大隔离”，让人心神不定。但年近八旬的老母亲早就腰腹疼痛，熬过了春节，又持续了一月有余，她坐不住了。明人也决定，当即陪同去医院查查。

这家医院近，条件也好，但据说曾有确诊病人。明人惶恐，和老母亲两人武装到牙齿再出发。发现医院的验血等候区今天虽人员稀落，但来者皆是全副武装的。有几位妇人，半圆弧的透明面罩，套在脑袋上。其夸张的装扮，让明人脑海里闪过那些乱编乱造的星球大战的影片。

明人让老母亲固定一个座位坐着，自己穿梭着挂号、取单等。75度的乙醇在手，凡外人可能触碰处，他必当场消杀，不延误一秒。付款用手机微信，不接触，最踏实。

猛地发现，身后站着一个人，一米距离不到，太不懂规矩了。明人蹬蹬飞快走开，眼角余光瞥见，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

小老头。不巧了，第二次来这窗口付做CT造影的费用，此人又出现了，还在他前边，在窗口问这问那、磨磨唧唧，之后更禁不住把口罩拽下了一半问。正当明人心堵时，有个女医生说话了：“前面抓紧一点好吧。”小老头悻悻离开。

候着做CT的排起队来了。等候者都隔着一个座位坐着，有个少妇咳嗽了几下，人们的目光就聚焦了。又等了会儿，老母亲问：“哪里有厕所？”明人晕，自己不方便出入女厕所，可老母亲需要有人在一旁照顾……顾不上了，他连喊几声“有人吗”，没人回应，便径直走进女厕所，拿起酒精喷雾剂一阵消杀，千叮嘱万叮嘱，才退出门去让母亲上厕所。老人尿多，没过多久，母亲又想上厕所了。这回，本楼女厕所不能用了，明人只得带着憋不住的老母亲去男厕所解决问题。

走过楼间的廊道时，竟有一位男子摘下了口罩，在偷偷地吸烟。烟雾随风飘散，明人隔着口罩都闻到了烟味。他急忙用身子挡住了老母亲，搀扶着她快走了几步，他要避开这身份不明的瘾君子，万一是个“病毒杀手”呢？

取药时匆忙，一盒药掉落在地。犹豫片刻，明人还是垫了一张餐巾纸，把药捡了起来，喷了一阵酒精，才放心地扔进袋子里。

终于坐上了车，可以打道回府了。明人浑身已经湿津津了，额上热汗涔涔。这两个多小时，自己就这么厚衣紧裹，几乎连便意都没了，真够紧张的。口罩严严实实地捂着脸，禁不住要扯开口罩，深深地呼吸一会。却见老母亲捏着口罩外面，想露出鼻脸，她也一定憋得不可忍受了。明人急了：“别用手碰口罩呀。”说着，他拿着喷雾神器，就朝她的手开了几“枪”，老母亲虽然理解，但也颇感无奈，叫着：“当心，当心，你都弄到我眼睛里了！”

他连忙住手，不知所措起来。

有同事听说他刚从医院回来，不由得退后了几步，保持着足够的距离。他口罩下的嘴角，不为人所知地牵了牵。

“其实，医院的防护是很严格的，何况，我们医院发热门诊在那一头，也只确诊过一例，是在一个多月前。医院也没见谁被感染，之后也未见确诊病人。”这家医院的一位医生，也是明人的一位老同学，事后告诉他。

明人将信将疑。去医院的那天，短短的两个小时，却令他实在太难忘了，遂记下了这篇历险记，并在“险”字上加了引号。险不险的，还是让大家评点吧。